

親愛的 陌生人

The Second Husband

我品嚐到一段埋藏已久的回憶所散發的禁忌味道，我想要的是恢復那段虛幻的生活。
忘了要跟女兒爭辯，忘了要保護兒子，忘了要憂傷自己失去丈夫。
只為自己身體的快樂無意識地行動，成為他的情人，那就是我想要的。

露易絲·康德黎

Louise Candlish ◎著

林羿君 ◎譯

臺灣商務

The Second Husband

親愛的陌生人

Louise Candlish • 著
林羿君 •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Voice 30

親愛的陌生人

The Second Husband

作者◆露易絲·康德黎 (Louise Candlish)

譯者◆林羿君

發行人◆施嘉明

總編輯◆方鵬程

主編◆李俊男

責任編輯◆許景理
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校對◆林秋芬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02)2371-3712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撥：0000165-1
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THE SECOND HUSBAND by Louise Candlish

Copyright © 2008 by Louise Candlish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

by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& Nesbit (UK) Limited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版一刷：2011 年 8 月

定價：新台幣 340 元



| ISBN 978-957-05-2638-7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謝辭

由衷感謝克萊兒·派特森 (Claire Paterson) 與蕾·狄金森 (Jo Dickison) 給予我友情支持，與我共同激盪創意，並且刻苦耐勞。也感謝芮貝卡·法倫 (Rebecca Folland) 、珂絲蒂·戈登 (Kirsty Gordon) 與詹克婁與奈斯比經紀公司英國分公司 (Janklow & Nesbit [UK]) 的所有成員，以及在紐約的考倫·史丹利 (Cullen Stanley) 。也要感謝立妥布朗圖書 (Little, Brown) 的編輯團隊，其中包括凱洛琳·霍格 (Caroline Hogg) 、露易絲·戴維斯 (Louise Davies) 、愛瑪·史東奈克斯 (Emma Stonex) 、娜塔莉·莫斯 (Nathalie Morse) ，還有業務與行銷團隊，尤其是負責我的公關人員艾力克斯·李察森 (Alex Richardson) 。還要感謝珍妮·理查茲 (Jenny Richards) 再次設計出美麗的封面 (以及她十足的耐心！) 。我非常幸運能有你們所有人為我奮鬥。

感謝參與「創作小姐」比賽活動的每個人：水石書店 (Waterstone's) 、《柯夢波丹》，當然還有眾多參賽者。也感謝其他雜誌一直以來大力支持我的創作，包括《Elle》與《Red》。

感謝朋友與家人在本書撰寫期間給予的支持，包括我的妹妹珍 (Jane) 、即將成為我妹夫的麥可 (Michael) 、我的父母及兄長、海瑟 (Heather) 、麥特 (Mats) 和小蕾 (Jo) 、邁可 (Michael) 、唐恩 (Dawn) 與奧利佛 (Oliver) 、哈 (Ha) 、桃樂絲 (Dorothy) 、雪倫 (Sharon) 、曼蒂 (Mandy) 、帕特 (Pat) 、凱瑟琳 (Catherine) 、莎拉-潔德 (Sara-Jade) 、莫琳 (Maureen) 。

感謝喬安娜 (Joanna) 提供有關諮詢服務的意見。還要感謝 Think Creative Studio 設計公司的菲

爾·凱瑞 (Phil Carre)，讓我的網站總是有如此出色的外觀。

一如以往深深感謝尼普斯 (Nips) 與格雷塔 (Greta)，他們又忍受我一年創作過程的高低起伏！也感謝所有來信討論《你不在以後》(Since I Don't Have You) 的讀者——你們的回應確實令我倍感溫馨。

最後，讀者會發現本書欠了納博科夫 (Vladimir Nabokov) 所著的《羅麗塔》(Lolita) 一份人情債。我也大力推薦丹尼爾·笛福 (Daniel Defoe) 所著的《蘿珊娜》(Roxana)。

真遺憾，愛得那樣深……
雙方都是如此，竟然要分開。

丹尼爾·笛福
《蘿珊娜》

第一章

與戴維斯·卡爾德初次見面的這天，我因為蘿西而分心，完全無法仔細注意他。事實上，用「分心」這個詞或許並不恰當，「刺痛」、「不安」和「焦慮」都可能比較適合用來形容一個母親當時的心情，當時她看見自己才十幾歲的女兒幾近全裸躺在社區花園裡，而所謂的社區花園，正是所有鄰居都能透過窗子看到的景致。

這天是星期六，復活節假期裡酷熱的一天，她和瑪莉安在做日光浴。瑪莉安·舒特是我最近經常聽到的名字，她是蘿西在學校認識的新摯友，無疑是個輕佻早熟的女孩。她的志願是成為女演員（或「演員」，這是她偏好的說法），也已經名列在倫敦西區經紀公司的選角名冊上。她是那種小時候被大家視為「野丫頭」的女孩，而且，依我看來，女兒突然從樂觀開朗的小天使，丕變成《花花公子》的玩伴女郎，她多少得負點責任。

不過，我只能祈禱影響僅止於穿著打扮。今天蘿西穿著一件藍白條紋小上衣，這件裁短過的上衣只夠遮到胸罩，底下丹寧短褲的褲管捲得超高，褲頭拉得超低，跟內褲剛好差不多大小，她臉上戴著大鏡框太陽眼鏡，左右手腕上繫著墜飾手鍊，最後，還有一塊她弟弟麥特的卡通OK繃，水平貼在右小腿腹上（究竟是純粹作裝飾，還是底下真有擦傷，我其實也不清楚）。而瑪莉安則展示一套色調只比她膚色稍深一、兩度的比基尼泳裝，頭頂寬邊遮陽帽，帽上花樣的設計靈感來自較純真的年代。她們倆不知為何構想出在兩條浴巾上做那樣的安排，看起來就像是在為男性雜誌作拍攝工作。蘿西幫腳趾甲塗上淡粉紅色！瑪莉安吸吮棒棒糖！更妙的是，在她們腳邊有散落的模擬試卷

——全都尚未作答。

「就這樣嗎？」戴維斯·卡爾德問我。他站在出租公寓的客廳裡，細看每個角落，像是要計算出這裡的確切坪數。我今天早上做最後一次清掃所產生的灰塵微粒，仍在我們臉龐周圍打轉。

「廚房與客廳在同一個空間？」

「沒錯，是開放式設計。」

「開放式。」他重複這個詞，彷彿我是要求他解密碼似的。他的聲音低沉而粗獷，一口道地的倫敦腔，雖然尾音稍微拖長，卻顯得自信優雅。我一開始就注意到他很有魅力，因為這點不可能被忽略。從那透露著學者般優越感的雙唇，我猜他大概四十出頭。濃黑捲髮發出銀色光澤，濃密蓋過耳朵，也捲進他的眼睛裡，這是在宣稱，比起關心頭髮的狀況，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儘管我不夠靠近，無法正確判斷出他眼睛的顏色，但看得出是深色的，那眼神與其說是在警戒，不如說是在觀察。他身材高大，臂膀寬闊，身穿剪裁適中的西裝外套。他不太像是那種到了這個年紀還租公寓獨居的男人。（不知為何，這讓我想起妹妹塔蒂，她從未定居下來，一直四處搬遷。）

「這裡還沒出租過，」他突然說：「對吧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出於好奇問他。

「噢，這星期我已經看過好幾個地方，不會讓我出去後想被公車輾過的，這裡是第一個。」他目光如炬注視著我，是褐色，他眼睛的顏色是褐色，不是跟我和蘿西一樣，像秋葉依光線變化的那種褐色，而是濃豔的堅果褐色，誠懇而堅定。「房客剛搬走的出租公寓會有種沒了靈魂的感覺，妳不覺得嗎？就像汽車旅館房間還有一位客人留下的毛髮，還可以感覺到他們的體溫。」

體溫。現在換我想重複他的話了，不過我及時阻止了自己。「你這麼說像是在描述犯罪現

場，」我咯咯笑說：「我向你保證，這裡不是那樣。」這時我才發現他注視的不是我，而是我身後牆壁上的書架，我在內心一處偏僻角落，流露出失望之感。

「我就住在隔壁，」我又說，雖然他沒問。「跟我兩個孩子同住，這裡原本是一整間公寓，我們把這部分隔出來，給它獨立的門戶。」

他聽了只是眨個眼，彷彿是說，我們都有自己不幸的故事，彼此就別深入探究了。有一瞬間，我失去理智，任由雙眼傳遞我不想停止探究的訊息，我想知道，但他已出了那範圍，感受不到。或許這樣也好。

「我可以開窗嗎？」他緩步走向其中一扇窗，伸手打開銅鎖，把底下的窗框往上拉。我猜他想確認從這裡聽到的交通噪音有多大——其實還好，因為我們在五樓，正好是這棟樓的頂樓——然後我等他把窗戶再關上，把鎖栓好。

來看公寓前面隔出的空間，並考慮以一星期兩百五十英鎊向我承租下來的，他是第六個人了。也許是我為自己不得不把房子這樣一分为二感到悲傷——實際上是把九間房間的其中三間，用牆壁隔出另一間公寓——因而使我無法與高采烈帶前五位參觀這裡。之前有兩對夫婦與一位單身女子來了又去，他們大約二十或三十來歲，都有固定職業，也都受充滿陽光的客廳所吸引，那裡原本是我的書房。客廳的確很迷人，有木製拼花地板和傳統上下提拉窗，龐大的舊式暖氣機雖占了很大的空間，但有它在令人十分安心。那女人是個律師，當場就拿出支票簿和相關證明文件，但我跟她說再見，跟他們所有人說再見，嘴裡咕嚕著還有些最後的細節要處理才能做最終的決定。其實當然沒有什麼細節還要處理，成為房東該做的事，我都做了。但只要最後的握手成交能拖延下去，我就能遠離恐懼，我害怕自己的聖地遭到侵犯，害怕生活從此改變。

「要看看臥室嗎？」我帶卡爾德到我們原先的客房（以後客人得睡在客廳沙發了），接著到更裡面的浴室。「不好意思，只能沖澡，沒有浴缸。」這裡本來是多用途的衣帽間，作為一房一衛出租物件的浴室，大小恰好適中。我九歲的兒子麥特對捨棄此空間感到最為難過，經常運動流汗的他，幾乎把這裡當更衣室使用。沾滿泥巴的雨鞋和運動鞋現在改放到廚房或屋外的逃生梯。羅西當然是把鞋子放在她房間，好藏匿祕密添購的新品。我試著回想早上她趕著出門到花園入口跟瑪莉安碰面時，腳上穿的是什麼。大概是夾腳涼鞋吧，那雙鞋在拇趾和食趾間有一大朵粉紅塑膠花。

「你覺得如何？」我終於開口問他。

他點點頭，與其說是回應我的問題，不如說是回應他自己。「這裡很不錯，不過，老實說有點小。我有很多書，全部搬來這裡會放不下。」

「那就再考慮看看吧。要不要喝杯咖啡再走？」

他看一下錶。「好啊。」我很好奇他接下來要上哪去？又是從哪裡過來的？

這裡的簡便小廚房沒有咖啡，也沒有盛咖啡的器具，關於這點，仲介公司先前已提出建議，他們說房客喜歡自備廚具，於是我帶他到共用走廊，穿過我那邊新裝設的前門，進入公寓末端的空間。我們的廚房面向東方，兩邊有窗，還有一扇通往逃生梯的玻璃門，也就是說，早晨時，有豐沛的溫暖陽光。前屋主奢華地鋪設了狀如西洋棋盤的大理石地磚，在這種天氣的時候，能讓人猶如身在義大利，猶如身在那裡山丘上宏偉宮殿的露台。當我舀咖啡粉到兩只馬克杯裡時，我品嚐到一段埋藏已久的回憶所散發的禁忌味道，那是我和亞歷士德的蜜月之旅，我肚子裡有了羅西……不過我們當時並不知情。如今已過了好久——或至少是過了一個童年。她已經十七歲了。

「咖啡好了。」當我把馬克杯放到卡爾德面前時，我看見他正在看窗外的羅西和瑪莉安。他

不可能沒看到，因為她們就在草坪正中央，受漫長冬日呵護的四肢，在耀眼光下閃現白瓷亮光。我依舊習慣對女兒用「小鬼」、「小孩」這樣的字眼，但她現在是大人了——或幾乎算是大人。他們說這叫「尷尬過渡期」對不對？她正處於這階段，不過她到底何時開始從童年進入這段過渡期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或許是當她睡前不再給我晚安吻的時候吧？或是當她不再告訴我剛剛在跟誰通電話？還是當她不再為我們外表相像感到高興——筆直黑髮到尾端才往內捲，帶有威嚴的平直眉毛，予人深思熟慮的印象——而且從此想盡辦法不想跟我一樣？

「那是我女兒，」我輕輕對卡爾德說：「跟她的朋友。」當時蘿西把防曬液噴向肚皮，身體因一陣冰涼瑟縮了一下，然後她用手緩慢在肌膚上畫圈塗抹。瑪莉安則平躺著，用兩隻大拇指傳手機簡訊，當蘿西突然在大腿上抹乾雙手，伸手進袋子裡拿出手機時，我才發覺她們兩個其實是在互傳簡訊。

「她們在準備考試，」我又說。

戴維斯啜飲著咖啡，眼睛帶著笑意看我。「妳知道嗎，我斷斷續續教書教了二十五年，我想我可以確定自己沒見過那種準備方法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一定是新方法囉……」我驚訝自己竟放聲大笑。天啊，我心情居然還不錯！我本來還以為，今天會是從那時候以來最糟糕的一天——那時候是指什麼時候，其實也很難說清楚，我通常是以亞歷士德離開我那天作為正式紀錄上的谷底日，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，這些年來出現了其他足以挑戰紀錄的遭遇。

我看著客人用心包覆馬克杯，彷彿在溫暖凍僵的手指，這種莫名其妙的脆弱舉動，又再度令我感到好奇。不管我再怎麼否認都沒用，我知道他就是我想找的新房客。

「哪一個是妳女兒？」他問，並朝那兩個女孩的方向示意。

瑪莉安將雙臂遠遠伸到腦後，伸直全身，彷彿在期待情人的吻。我很想知道，她母親會作何感想？自從她走進我們的生活以來，我好幾次都有這樣的疑問。

「不是那個性感尤物，」我說，突然帶著情緒。「是另一個。」我在內心默默又說，她是我的
一切。

卡爾德輕轉眼眸。「啊，這樣啊。」幾分鐘後，他站了起來。「謝謝妳的咖啡。我想我該走了。」

與亞歷士德離婚之後，我把跟他的老同事雪琳保持聯絡當作是自己的職責，我認為雪琳是因為心地太善良而無法與我斷絕往來，他那群死黨的其他人可就出於本能刻意迴避。我們會碰面喝杯咖啡，我特地為了給她方便而越過整個城市到她辦公室找她，或是提議到她家巷尾的咖啡館——總之就是讓她不得不見我。她知道我來只是為了探聽亞歷士德的消息，但她也知道我是這場家庭鬧劇裡的受害者，有權利拚命死纏。（而且我看起來就像剛被拋棄的女人會有的那副狼狽模樣，還是小寶寶的麥特包覆在胸前的背巾裡，或是在身旁的嬰兒車裡抽噎，這樣大概對我更有利。）

雪琳會盡可能委婉回答我的問題，偶爾甚至主動提供一些她知道的情況。例如，是她告訴我亞歷士德與維多莉亞說好不生小孩。

「那是協議的一部分。」

「什麼協議？」我厲聲問。「我以為他們在戀愛。」

她注視我，眼裡混雜著同情與憂慮，我這個剛剛開始漫無目的漂流在世上的單親媽媽，對此已漸漸習慣。「那只是一種比喻，凱特。應該是說，他們是基於戀愛關係決定他們要什麼，不要什

麼。她不想耍小孩，而他也同意。」

維多莉亞比亞歷士德小十歲，我可以想像他如何說服她這件事。「這是為我們好，」他會說：「為了讓我們共享彼此的生活。我們就別因為小孩使事情變得複雜，我經歷過，所以相當清楚那對婚姻的影響。」他會搖搖頭，她則點點頭。或許她有些同事也有稚齡的孩子，她很同情她們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，而且身材日漸走樣。放棄生小孩的代價似乎沒有高到付不起。我很好奇，那她可不可以養寵物。

「我讀過文章寫說，曼哈頓有錢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婚姻大多都這樣，」雪琳繼續說：「他們甚至還訂在婚前契約裡。」

我茫然凝視著她。曼哈頓有錢人跟我有什麼關係？干我屁事？而且，誰說亞歷士德和維多莉亞要結婚了？

「總之，」她匆忙說：「就某種程度上，那說不定會是件好事。當然，我是指對妳而言。當第二個家庭出現後，會讓人覺得很麻煩。妳知道吧？就是那種半血緣關係，會令人感到非常緊張。」

「嗯。」有一瞬間，我並不相信這什麼協議的。維多莉亞會改變心意，因為她的生理構造就是為此設計的。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儘管如此，幾年過後，亞歷士德在一個星期六早晨打電話給我時，那卻不是我心裡第一個浮現的念頭，他問我能不能與他單獨碰面——他有事要跟我商量。那是在兩、三個星期前，三月底的時候，也是他要負責帶小孩的週末。通常我都是等麥特的運動練習結束之後送他過去，不論什麼運動都一樣，但這次亞歷士德提議由他過來家裡接他。當亞歷士德跟我聊事情時，維多莉亞會帶他出去吃點東西。

「是什麼事？」我問。自從與雪琳的丟臉會面結束以來，已過了很長一段時間，之前我總是把

前一次未說完的再提出來痛罵一頓，但如今我對前夫應付得當，聰明又專業，跟我應付委託人時有些不同。（「心情保持愉快，但不帶情感，」我的經理伊森總是這麼指導「社區諮詢中心」新來的志工，「我們不是要拯救世界，而是要在適當時間提供適當資訊。」）

我感覺亞歷士德並非要在適當時間提供適當資訊。他坐在餐桌旁，手上有一杯自己帶來的外帶咖啡。這是種會惹怒我的小細節，我看在眼裡，並做出暗指我的咖啡對他來說不夠好喝的舉動，再也不夠好喝了。我慢吞吞泡自己的那杯，罐子開開關關，甚至故意攪拌久一點之後，才過去餐桌旁和他一起坐下。

「我就直接說重點。」他臉上出現的表情，介於靦腆害羞與沾沾自喜之間。「維多莉亞懷孕了。」

我眨了一下眼，隨著眼皮往下掃時，那道牆就如我一直預期那樣，又再度崩塌了。失望布滿我的胸腔。終於發生了。今後我的孩子會跟維多莉亞有血親關係；今後漫長的未來，我只要活著就會跟那女人扯上關係，那個取代我的女人。但也只有我而已，這會對蘿西和麥特有什麼影響嗎？一旦新生命誕生，亞歷士德就會對他們有所改變嗎？他陪他們的時間會變少嗎？愛也會變少嗎？

「可是我以為……」我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。「真是好消息呢，恭喜你啊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本來以為她不能生。」

「她原本是不想生，」他糾正我。「但妳也知道，這種事在所難免。」

我費了很大的功夫，阻止自己想起第一次對他說出我懷孕的事，我們都試圖揣測隱藏在彼此年輕臉龐背後的真正想法。「預產期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十月。現在跟大家說還有點早，不過她到現在還是覺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我認為這週末要先跟孩子們說，以免他們擔心。當然，這得需要妳同意才行。」

「當然可以。你會，呃，讓他們放心……？」

他打斷我。「我當然會。交給我吧。」

那還真是求之不得，我等不及他快點離開。就這一次，我慶幸這週末羅西和麥特不會在身邊，在我再次見到他們之前，我需要獨自調整心情接受這個消息——需要設法控制情緒。

但亞歷士德還留有一手。「還有，凱特，這事對妳來說，恐怕會節外生枝。」

我抬起頭。「節外生枝？」這真是亞歷士德會用的字眼。他之前有跟我解釋過這個詞的意思，一般的用法是指後果，但不完全是如此，事實上是枝節，一種複雜情況所新生出的枝節。（毫無疑問，他扮演的是中心角色，也就是主幹。）「我星期二會跟羅傑碰面，到時候會了解得更深入，但我只是想事先提醒妳一下。」羅傑是他的財務顧問，是將來追隨維多莉亞陣營的專家陣容之一。

「究竟是要提醒我什麼？」

「是將來我需要減少一些贍養費支出的事。」

我又眨了一下眼，但這次隨著眼皮往上抬時，我迅速重整防禦陣型。「什麼？」

「這沒什麼大不了的，」他趕緊又說：「但妳必須了解這是沒辦法的事。多了一張嘴要養，可是能用的閒錢就只有這麼多。」

「羅西和麥特可不是你所謂的『嘴』，」我冷酷說：「他們是孩子，是人。他們不能立刻被趕出家園。」

他一臉吃驚。「誰說他們會被趕走？你們不需要搬走，這裡的貸款很輕。」

對他來說是很輕，但對我來說卻沉重到令人害怕。我感覺到自己開始失控。「我們只是勉強還過得去，亞歷士德，你很清楚我的收入是多少，還有住這種房子要花多少管理費……」我討厭自己

的聲音聽起來脆弱而悲哀，像是在懇求他這個掌權的大人物，我們的衣食父母。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氣。「事實上，那也是我想要討論的事。我有個主意供妳參考。找個房客進來住如何？」

我看著他，大吃一驚。「房客？你是開玩笑的吧！你真的想讓你的孩子跟一個陌生人住在一起？」

他笑了出來。「凱特，妳就一定得這麼誇張嗎？妳想想看，這地方大到能輕易把部分隔出來另立門戶。這裡的空間配置很完美，作一點點改裝來打造類似第二廚房的地方，然後還需要得到一些許可。如果管理委員會有所反對，我可以去跟他們談。」他講得一副沒經過思考似的，但我非常了解他，了解到能看出他絕對有先考慮過了。（甚至可能有在某台電腦上研擬出計畫表。）我實在不願認為，維多莉亞可能也參與討論我的財務狀況，或許還是在孩子們面前。「對街就有家租屋仲介，所以不管是什麼人，妳都不用做過多的接觸，就像跟鄰居往來那樣就行了。」這時他愈說愈起勁。「若妳真能做到的話，就多了一份不錯的額外收入。我認為這是最理想的解決辦法。」

我嗤之以鼻。「你當然會這麼想。我還寧願我們不需要有解決辦法。何不由你去找個房客來彌補短缺呢？」

他沒有回答，只是給我個表情說，我會給妳面子，不把那些話說出口，而那些話當然就是：他不需要找房客，因為他現在就已完善適切地撫養他的家人，多謝關心。至於我，從事薪資微薄的慈善工作，是永遠不可能靠自己一個人給孩子這樣的生活。我需要他的資助，不只是為了得到奢侈品——我需要那些錢才能活下去。

他喝光最後一口咖啡，握拳壓扁手中的紙杯，杯蓋因此啪地掉了。「至少考慮一下吧。這是間大公寓，妳可以放棄幾間房間，甚至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差別。」